

山腰電影院

## 《聲之形》 ( A Silent Voice )



當聽障女孩西宮硝子來到這個班上，誰也沒想到，這將會掀起他們青春裡的狂風巨浪。

當時他們正小學六年級，班上調皮的石田將是帶頭捉弄西宮的同學，他惡意模仿西宮不標準的發音、或在西宮聽不見的耳邊刻意大聲講話。令人髮指的是，他還多次扯下西宮的助聽器，當作是垃圾般地丟出窗外。他的行為造成西宮極大的壓力，甚至西宮一度想尋死解脫。更讓人心涼的是，班上同學幾乎沒人站在西宮這邊。唯一願意靠近西宮的佐原同學，反而也成為眾人嘲弄的對象，在同儕壓力下難以伸出援手。

但當校方介入處理後，那些原先跟石田一起霸凌西宮的同學，卻將責任全推給了石田，石田反倒成了眾矢之的。人們將「霸凌者」的標籤貼到他身上，而這標籤彷彿怎樣也撕不下，大家再也不願跟他交朋友，甚至開始對他惡言相向。現在的他，成了被霸凌的對象。從那時起，石田彷彿有了社交恐懼症，他不敢正眼看人，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價值；甚至他的心裡，也出現了想死的念頭——自己曾是一個霸凌者的模樣，彷彿也難以被自己接受。

不過，《聲之形》並不是一個想要傳達「惡有惡報」的故事。它讓我們看見石田的轉折，並將焦點放在石田尋求救贖的過程。五年過去了，石田依然被自責與罪惡所折磨，而他想到的救贖方式，就是與西宮成為朋友吧！也許有人會說，石田太一廂情願與自私了，誰會想跟過去欺負自己的人當朋友呢？但對我來說，要不要原諒石田或是跟他做朋友，這是西宮自己的決定。石田展現了自己的態度，他想找出一條活路，讓自己與西宮的關係不再是「霸凌者」與「被霸凌者」的存在。

為何石田會有這樣的轉變呢？若現在的他對「霸凌者」形象是如此排斥，為何小學的他對自己的霸凌行為毫無自覺？一來，可能他的同理心尚未發展，難以站在西宮的立場，來感受她會有的感受。直到他自己成為「被霸凌者」，體會到西宮也曾有的孤單與痛苦，才意識到自己行為帶給他人的傷害。

電影中還有一幕，是石田在扯下西宮助聽器後，看見西宮耳朵流血的模樣，這時畫面突然剪接進石田母親耳朵上的傷口，或許也讓石田想起了自己的母親。雖然片中沒多交代他母親的背景，但母親的辛苦他知道。這樣的連結，可能也慢慢開啟石田對西宮的同理。二來，小學時候石田的霸凌行為，似乎有些喚起注意的企圖。石田並非討厭西宮，有幾幕甚至讓人感覺，石田其實很注意西宮，是被她所吸引的，但他不知道如何處理內心的感覺，反而轉化成外在的捉弄行為了。

石田與片中另一位欺負西宮的同學植野直花，有著不同的心理歷程。相較石田，植野對西宮的敵意更加明顯，因為她覺得身為聽障的西宮造成大家的困擾，西宮被孤立也僅是應得的代價吧！一直以來，植野彷彿都不認為自己有錯，她一點也不同情西宮的遭遇，反而還覺得自己更像正義之士吧！她忽略了每個人的差異性，並對「差異」抱持負面的看法。甚至對石田後來的悔改，植野也頗不認同，還認為有些矯情。因為她不相信如此做，事情會有什麼改變。

希望事情改變的，不只是石田而已，西宮也是如此盼望。過去的她，很努力希望得到同學的認同；現在的她依舊渴望與人連結，或許這也是她後來接受石田伸出友誼之手的原因。雖然石田欺負過她，但現在除了石田之外，還是沒有人和她當朋友。所以當她看見石田的善意，願意給出機會讓關係有所不同。只

而這次，我很想說她太自廂情願了，以為「自己死去能帶給他人美好」的想法，其實很自我中心；這種想法把他人過度簡化，同時也幫對方做了決定，說來有點自大。

電影動人之處，就在於這些互相傷害與自溺的過程裡，他們成為彼此的力量，拉著對方不再向下沉淪。勇敢承擔過錯的石田，漸漸讓周圍的人都勇敢了起來。西宮有了勇氣面對生活，也有勇氣去面植野。不論未來日子如何，他們都決定用與過去不同的姿態來面對。

《聲之形》觸及了聽障、霸凌、自殺等議題，也拆除了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單一想像，賦予每個角色更複雜豐富的內在歷程，帶給我們更多同理，也帶給我們勇氣去面對自己放不下的過去。它給了我們一幅共生向前的圖像，也提醒我們：傷害可能因我們而起，但是療癒與改變也可能因我們而生。

<文 /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 >

◎本次活動與資源教室合作辦理，想了解活動內容與下載《聲之形》-聽損溝通原則講義，可參考右方 QR code →



每週三晚上六點半，與您相約在山腰大廳一起來嗑電影

活動詳情與獎勵活動可臉書搜尋：國立陽明心理諮商中心【山腰電影院】

映後會有專業心理師與您一同探索電影世界的奧妙！

